



伊凡从军記

姆季瓦尼 編 劇
魯金斯基 总 导 演
朱微明 翻 譯
何 坪 編 寫

4/21

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伊凡从軍記

(苏联) Т·Д·姆季瓦尼編劇
И·魯金斯基总导演

朱 微 明 翻 譯

何 坪 編 寫

中国電影出版社

1956·北京

伊凡从軍記

(苏联) 姆季瓦尼 編劇
魯金斯基 導演

朱 薇 明 翻譯

何 坪 編寫

*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單會館寺12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9號

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

*

开本 787×1092 公厘 $\frac{1}{32}$ • 印張 1 $\frac{5}{8}$ • 字數 20,000

1956年12月第1版

195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15,500 册 定價(7) 0.16元

統一書號：10051·15

內容說明

這本書是根据苏联同名影片編写的电影故事。

在苏联某地一个集体农庄里，大伙都叫伊凡是沒出息的小伙子，因为他作任何事情，都要出些毛病。他闖的禍大大小小算起來真不少，譬如：他飼养的猪，糟塌菜园子；他谈恋爱把人家鸡棚都踩坏了；他学开汽車，把汽車开进小河；以及其他諸如此类糟糕的事情。

农庄主席的女兒劉巴莎，往往就是發生这些不愉快的事情的根源。

最后，伊凡去从軍，在軍营里又闖了不少笑話。但是生活教育了他，部队的同志关心他、帮助他。經過自己刻苦的努力，伊凡终于成为一个优秀的战士。等他回家的时候，人們都以他为农庄的驕傲。

这本书描写了一个农庄落后青年如何成長为优秀战士的生动过程。

統一書號：10061·15

定 價： 9.16 元

CAC64/13

目 次

一 奇异的恋爱	1
二 不听话的猪	7
三 伊凡找窍门	10
四 优秀驾驶员	12
五 汽车赛跑	15
六 伊凡从军	20
七 三椿倒霉事	22
八 情书不翼而飞	25
九 共青团员的保证	27
一〇 奇怪的请假条子	30
一一 一鸣惊人	33
一二 一封无头信	35
一三 载誉归来	40
一四 信随溪水流	43

一 奇异的恋爱

夕阳从湖的对岸缓缓落下去，天空霞光万道，荡漾在湖心的小船，迎着夕阳浮游，掀起一圈圈金黄色的波纹。

少女们清脆响亮的歌声，在湖边的灌木丛中响起来了，歌声向四野扩散开去……

小伙子们挽着姑娘的胳膊，在林间小路上漫步，一阵悠扬的琴声从湖边传来，接着有人唱起优美的情歌。

唱歌的是这个集体农庄里最出名的业余手风琴家，鬓发蓬松的小伙子伊凡·布洛夫钦。他的模样儿并不出奇，脸蛋儿看起来也还聪明乖巧，挺惹人喜欢的，再加上他拉得一手好风琴，所以大伙儿都爱跟他接近。今天也和往常一样，在他周围围了一大群人，慢慢地向村里走去……

进了村口，他就向姑娘们眯了眯眼睛，扮了个鬼脸，姑娘们知道他要到农庄主席家去，也就不再缠他，三三两两地回家去了。

到了农庄主席家门口，伊凡就倚在竹篱笆旁，压低了嗓门儿，轻声哼起来……

农庄主席是个秃顶留八字鬃的老头儿，两撇浓黑的眉毛，长在细小的眼睛上，看来倒挺滑稽的。不过他自己常常想到：我是个严肃的人，我负有开导青年的责任。所以他的细小的眼睛，常常撑得老大，样子显得颇威武。他听到伊凡在门外唱歌，就不耐烦地把窗帘拉上，问他的女儿

道：“他为什么老在我家門口唱，刘巴莎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！”刘巴莎聳动着漂亮的园鼻子，若無其事地回答。

“你不知道！我倒明白了，他为什么要唱到我家門前来呢？……”

“我没有給他下請帖呀！”

农庄主席指着自已發光的腦袋說：“难道他唱給我这秃腦瓜听的？”他轉过身来，对着正在喝茶的妻子和會計彼得洛維契說：“这小子真沒出息！”

刘巴莎的媽笑笑說：“你从前总是夸獎他手風琴拉得好，今天怎么罵起人来啦！”

“噫！”农庄主席并不回答老婆的話，掉过头来問會計，“拉手風琴能算几个劳动日？”

“当然囉！”彼得洛維契撇撇嘴說，“唱歌写詩一定要有道理，比如誰家办喜事啦，举行庆祝晚会啦，可是平白無故唱歌是什么道理呢？我說这等于是鴉片、是毒葯！”

“啊——”主席笑起来，“倒底是喝过墨水的人！”

“喔！刘巴莎，請您亲手拿給我几塊砂糖，”彼得洛維契把茶杯，放在刘巴莎的面前，摆出一付瀟洒的神气說，“我們这些腦力劳动的人，为了思考問題，特別需要大量的葡萄糖。”

刘巴莎沒有正眼瞧他，順手拿过一盤砂糖放在他面前，沒好气地說：“請吧！腦力劳动先生！”

彼得洛維契接过砂糖，抬头看了看窗外的月光，殷勤地說：“月光真美，夜鶯都在唱歌了，刘巴莎，这样美丽的夜晚，我想陪你出去散散步。”

刘巴莎侧耳一听，果然，夜莺在歌唱了，她赶紧站起来往外走。彼得洛维契以为她答应和自己去散步了，心里真是高兴，他恭恭敬敬地向主席夫妇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，拿起衣帽，跟了出去。

刘巴莎走到自己的房门口，回过头来对彼得洛维契说：“对不起，我要去睡了。”说罢，砰的一下关上了房门。

彼得洛维契只好干瞪着眼，站在门外怪长地嘆了一口气。

里面刘巴莎很迅速地打开窗户，向夜莺欢唱的大树望去，呵！原来是只假夜莺。

伊凡爬在树上眯细着双眼，撅着嘴“瞿瞿呱，唧唧哇”地叫个不停。他发现刘巴莎的窗户打开了，就一蹦跳下地，扑到窗口，刘巴莎赶紧往旁边一躲，嘆了一口气说：“每天晚上晃来晃去拉琴唱歌，人家都说你没出息。”

伊凡拉住刘巴莎的手说：“你没听见夜莺在唱歌了么？”

刘巴莎霎霎眼，俏皮地说：“在哪儿啊？我怎么没听见呢？”

伊凡嘻嘻笑道：“喏！你竖起耳朵来。”说着他又瞿瞿呱呱地叫起来。

夜莺的叫唤象音乐一样美，可是主席家的大黄狗并不欣赏，它摇着尾巴对着伊凡狂吠起来。伊凡急了，想爬窗，刘巴莎也急了，叫伊凡赶紧走开，要不被爸爸听见就糟了。伊凡正想逃跑，大黄狗见对方惧怕，就愈发疯狂起来，凶猛地扑向伊凡，伊凡急得没办法，只好爬上小梯，

一脚踩到鷄棚頂上去，只听得“咯嚓”一声，鷄棚頂裂开一个大口子，伊凡連人帶手風琴一起滾进了鷄棚，一霎时鷄飞鵝走，乱成一片，伊凡連忙鑽出鷄棚，偏偏大黃狗緊追不舍，一口咬住伊凡的新褲子，伊凡逃跑要紧，那顧得褲子咬了一个洞，翻身跳过籬笆，飞奔走了。

黃狗把主席夫妇引了出来，油头粉面的彼得洛維契象个“勇敢的騎士”似地冲出大門，从黃狗口中夺过碎布片，大喊捉賊，还气势汹汹地把布片塞到主席手中說：“上法院告他，現在敢偷鵝，往后还不敢偷馬啊！”

“我找他媽評理去！”主席气得根根鬍子朝了天。

鄰居一个姑娘在旁边說：“伊凡不是偷雄鵝，是想偷雌鵝！”說着朝刘巴莎瞟了一眼。

主席气忿难忍，咆哮了一陣，不顧他老婆的攔阻，便冲出大門，追伊凡去了。

伊凡心慌意乱，舍命奔跑。俗話說，一犬吠形，百犬吠声，村子里的狗，都跟着狂吠起来。伊凡心里更慌，一路上高一脚，低一脚，还撞散了一对正在門边接吻的恋人；惹得站崗守衛的庄員，放了朝天槍……，事情鬧大了。

伊凡吓得三魂丢二，七魄短三，闖进家門，才漸漸安定下来。可是伊凡的媽媽却一迭連声發出了許多問題。

“褲子怎么破了？”“受伤了沒有？”伊凡来不及回答，只是一个勁兒喊媽。把个媽急得什么似的，心痛兒子在外面受了欺負。喊天哭地地說：“我找他們算賬去！”伊凡急得拖着媽媽，只得承認自己踩坏了主席家的鷄棚。

“滾甯！”伊凡的媽拍了拍大腿，“你怎么偏偏踩主席家的呢！”

話沒說完，只听外面人声嘈雜，有人急促地敲門：“開門！伊凡他媽！”



伊凡踩壞了主席家的的鴨棚，慌慌張張逃回家。只听外面人声嘈雜，有人急促地敲門：“開門，伊凡他媽！”

“快！”伊凡的媽急得象風車似的团团轉，“快躺到床上去，蓋上被子。”

伊凡的媽開了門，主席帶了彼得洛維契和几个鄰居闖進屋來。

“伊凡到哪兒去了？”主席問。

“他早就睡着了。”媽媽扯了一個謊。

“好啊，伊凡！”主席跑到床前：“你睡着了，沒夢

見白鵝吧！”

伊凡假裝着打呼嚕。

彼得洛維契進門找到了伊凡的椅子，對主席說：“這是贓証！現行犯！”說着把破布在褲洞里試了試，正好相合，“瞧他裝得多象，睡着了。”

“唉！太可惜啦，他爸爸是個很勇敢的紅軍，可是養了這麼一個活寶。”主席唉聲嘆氣地說。

“啊，當然囉，天生的下賤胚。”彼得洛維契尖刻地說。

伊凡的媽一聽這話，不由大怒，她一把扯住彼得洛維契的上衣責問：“什麼叫天生的下賤胚，你是個什麼東西？”

“我……我是……是腦力勞動者。”彼得洛維契結結巴巴地回答，逼出了一頭大汗。

主席忙過來解圍：“我是想問問伊凡為什麼踩壞我的雞棚的。伊凡他媽，你別着急。”

伊凡的媽眼淚止不住往下淌，顫聲道：“主席啊！踩壞雞棚決不等於想偷鵝呵！”

“好吧！”主席摸摸禿腦袋指着躺在被窩里的伊凡說，“現在我最後警告你，下次再鬧事兒，我非開除你不可，聽見了嗎？”

伊凡從被窩里伸出頭來，甕聲甕氣地說：“聽見了。”說罷又沒頭沒腦地蓋上被子。

惹得旁邊的人，連扒在窗口看熱鬧的姑娘都哈哈大笑起來。

二 不听话的猪

睡过一夜之后，伊凡已经把昨晚的事兒忘得一千二淨了。清晨起来，他还是穿上那条有个破洞的新褲子，坐在小山頂上，摇晃着竹鞭子唱着情歌。

山下过来几輛大車，为头的車上坐着几个姑娘，她們正談論着昨晚發生的新鮮事兒。

“伊凡把主席家的鷄棚踩坏了。”

“鷄棚就在刘巴莎房間的窗戶旁边。”

忽然一群大大小小的肥猪搖着尾巴橫堵在大路上。

“喂！伊凡，艺术家，別唱了，快把你那些猪赶开吧！”走在最前面的姑娘喊。

伊凡半开玩笑地說：“我是放猪的，不是赶猪的，我管不着！”

“我可要压死它們啦！刘巴莎。”她喊坐在最后一輛車上的刘巴莎：“你来管管他好不好？”

刘巴莎噘着小嘴沒吭声。

姑娘們跳下車来，一齐动手哄走了猪，大車又繼續往前走。

伊凡看見了刘巴莎，就三脚兩步跑下山崗跟在車后喊：“刘巴莎……”

刘巴莎朝他瞟了一眼，悶悶地說：“快赶猪去吧！小心又出了問題。”

可是伊凡并不把猪群放在心上，还是跟着車子往前走。猪群离了人，就拱进了菜园子，張开肥嘴，大嚼菜

秧。

伊凡的媽正在菜園里工作，突然聽見豬群咕咕地叫喚，便趕緊放下手裡的活兒，向豬群撲去，一面大喊：

“伊凡！伊凡！”

農莊主席聽到喊聲，就捧着他那肥胖的肚子急沖沖地奔來了，後面跟着形影不離的彼得洛維契。

“看豬的上哪兒去了？伊凡——這個小雜種，害人精！”主席一邊罵，一邊跑，一不小心，腦袋碰上小屋樞子，“哎喲！這批該死的小豬。”他從小屋裡拖出一條小豬來。

伊凡聽到媽媽的呼喚，知道豬群惹了禍了，趕緊奔回菜園。

“啊？你知道闖了什麼禍嗎！沒出息的家伙！”主席奪過伊凡手中的竹鞭子，揚手要打。

“你敢打人！”伊凡的媽忿怒地把主席手中的鞭子奪過去。

“你還是少作點孽吧！”農莊主席指着伊凡說，“免得害我去坐牢。”說着他喊彼得洛維契到面前：“喂！你看好豬。”便怒沖沖地走了。

伊凡的媽見主席發了這麼大的脾氣，知道勢頭不妙，趕緊拉着伊凡到農莊辦公室去，向主席求情。

“媽媽，我不去。”伊凡哭喪着臉說。

“去吧！寶貝兒！你不是想學開汽車嗎？求求主席就行了，我們是烈屬，他會照顧我們的。”媽媽連說帶勸地把他拖到農莊辦公室門口，“等一下，我先去看看主席還

生气不?!”說着就走进办公室。

伊凡的媽跑进办公室时，只見主席抱着腦袋扒在桌子上，正在吹鬍子瞪眼生气呢。她赶紧滿臉堆笑地走近桌边說：“主席同志，我跟伊凡說过了，請你別开除他，他保証今后……”

主席抬起头来，气得兩只眼睛都紅了：“有他沒有我，有我沒有他，非开除不可，他的保証，哼，一錢不值！”

“他請求到汽車队去。”伊凡的媽說。

“不行。”主席槌着桌子，离开坐位去打电话。伊凡的媽立刻把電話筒搶过来说：“你倒底答应不答应，我丈夫上前綫的时候，你說得多好听，現在連工作都不給了。你非但不照顧軍属，还想拿皮鞭子打他。”

主席見伊凡的媽动了肝火，立刻軟了下来：“这是我一时生气，不过对他有好处。”

“对他有好处!”伊凡的媽瞪起眼来，声調更高了。

“輕一点，讓人听見笑話。”主席倒了一杯开水递给伊凡的媽：“喏，先喝一口水吧!”

“逼得走头無路了，就叫我喝水?!”伊凡的媽夺过杯子，把开水潑在地上。

“好吧!我再想想，不过……”

“你倒底給不給?”伊凡的媽搗起桌子来。

“給!給!送他到扎哈尔的汽車队去当学徒，讓他洗汽車!”主席簡直反过来哀求她了。

“謝謝你。”伊凡的媽这才抹着眼泪，高高兴兴地走了。

經過这一場口角，主席实在口干得要命，他倒了一杯水，正想往嘴边送，忽然睜見伊凡和刘巴莎在窗戶外低声

談情，他忿怒地把水潑出去，喊道：“刘巴莎！回家收拾你！”伊凡和刘巴莎躲开潑出来的水，拔腿就跑。

愛情豈是用開水潑得散的么？

三 伊凡找窍门

伊凡本是一个有能耐的人兒，只是有时疏忽大意，才鬧出一些笑話来，这一回派他到汽車队去当学徒；他下了决心，一定要好好干。他想：“讓大伙兒看看，我伊凡，唔，不是普普通通的人。”

倒豎着兩撇鬍子的扎哈尔隊長，分配他去洗汽車，他到了停車場，見大卡車整整齐齐地左右分列，样子挺威武。伊凡拿着皮管站在車队中央，心想一輛一輛洗車多麻煩，既費時間又洗不好，倒不如从东到西、从南到北，轉上几个圈子，不是一下子就把全部汽車洗干淨了嗎？想到这里，伊凡就打开自来水管。

說伊凡沒有兩下子，那实在是罪过，你看他就象战士举着刺刀，冲鋒陷陣那样，挾着粗大的水管向汽車冲去……

“好啊！發明家！”汽車队的几个小伙子在旁边称讚地說。

“呱呱叫！伊凡有办法。”有人翘起大姆指。

扎哈尔听到有人讚美新学徒，也得意地摸着小鬍鬚子，紅光滿面地跑过来。

隊長的来到，使伊凡益發得意了，他把着皮管，左右上下地冲射。但水势太急，皮管一下子蹦起老高，伊凡也就跟着摔倒。伊凡并不灰心，赶紧翻身爬起，提起皮

管，可是这次拿不穩了，皮管象打足了气的小皮球，到处乱蹦，把站在旁边看热闹的人都淋得透湿。

扎哈尔淋得象一只落湯鷄。

“亲爱的，你跟我开玩笑嗎？”扎哈尔跑到伊凡面前气势汹汹地責問。

伊凡尷尬地笑了笑，撿起皮管，誰知又沒掌握住，水向扎哈尔身上臉上猛烈地冲射，扎哈尔連連倒退几步，才站住了脚。



伊凡洗汽車，把水冲到隊長身上去了。

伊凡赶快把扎哈尔的帽子，从泥水中拾起来，抱歉地說：“这水龙帶不听话，它自己……噯……”

“水龙帶再不听话，我就揍你！”扎哈尔接过帽子轉